



獨家專訪

●陳有方寄語創作者大膽去實現自己的想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在影視行業相對下行的時節，一部中小成本電影，如何從一個念頭快速闖入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讓一眾主創從廣州的老街閃耀國際電影節的紅毯，相比《日掛中天》裏求而不得的人物故事，這部電影從構想到立項、拍攝，每一步走得都恰逢其時。但這份「好運氣」，不是偶然——是熱土的滋養、政策的扶持，更是台前幕後一群人拋開功利，回歸到對電影純粹的熱愛與堅守。若問電影會不會好看？中國電影人何時能拍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最佳影片？答案或許就在90後出品人陳有方、80後總製片人馬雙他們明亮進取的眼光裏。「可遇不可求，比成功的商業片更令人激動。」影片獲獎的餘溫持續蔓延，出品人陳有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獨家專訪時感嘆，這讓他更加堅定了投資好作品的決心。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辛芷蕾與張頌文眼神戲細膩。
網上圖片



●馬雙對中國電影業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

《日掛中天》打通粵產片任督二脈

出品人陳有方 × 總製片馬雙 巧借政策東風造夢

對一個出品人而言，電影一定要滿懷熱愛與情感，但也絕對離不開投資人的清醒核算：「光有熱愛還不夠，得借助各方力量把事做成才行。」帶着這份清醒，陳有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當製片人把劇本給他，了解了故事大綱和導演、演員等主創班底，一句「可做」之後，便是帶着劇本直奔和電影背景故事適宜的廣州。

跑政策、做項目路演。這番「說走就走」的積極進取心，陳有方決定笑納這份誇讚。「我和廣東電影業界的交往幾乎為零，此前也並沒有其他業務在此落地。」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拋出：「為什麼就直接跑去廣東，怎樣能對接到你想要的政策服務？」這個問題時，陳有方先把目光看向一旁的馬雙，然後說，這得益於我們有一個高效運轉的以「製片人」為中心的製片團隊。

作為電影《日掛中天》的總製片人，馬雙在和出品人陳有方合作創辦廣州薄荷糖影業之前，曾在內地頭部影視企業任職，負責過《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等諸多電影的製片工作。兩人的相識，也緣於當時工作中有部電影需重新緊急找投資。

獲廣東省政府真金白銀支持

「有方給了我二十分鐘時間講述，就直接解決了我所有的資金困境。」正是這份信任和乾脆，他們後續成為搭檔一起做電影。「我們一開始就是朝着做商業故事片去的，作者、藝術電影也一直在投。」陳有方說，一家影視公司的轉速需要高效的管理和任務細分。在投資啟動《日掛中天》時，同期在開發的影視項目也大概有十五六個。而此前，他們也一起參與了電影《長安的荔枝》《刺殺小說家》《野孩子》這些差異化的影視產品。

「我們需要保證一年大概有2到3個可以拍出來且上映的作品，這是一家影視公司要生存下來的一個基本條件。」在陳有方眼中，以馬雙為「製片人」中心制的十幾個團隊的生產力並不亞於一些大型影視企業200人的規模效率。

「主動跑去廣東要政策，源於我們有專門研究各地政府對電影的政策的小組，因此很快就搜集、了解到廣東有相關影視產業對接大會，包括一些影視路演活動。」陳有方用「起身走」的姿態回答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疑問。

當下，內地很多省市的政策對接服務都十分細緻和熱情，關鍵是大家如何主動對接需求。「《日掛中天》在劇本方面獲得了數十萬的資金支持，這些機會都一致對外開放，只需我們上台宣講劇本，就有可能拿到。」如果要從自己的經驗裏面找一點談資，陳有方認為，對於年輕的創作者而言，不光要埋頭創作，也要學會往現實中去拿到支持。

「去年四五月份《日掛中天》開始籌備，7月份就開始拍攝。這樣的速度在行業裏來說，非常快。」馬雙感念，電影獲得了來自廣東省、廣州市等各級政府的支持，在立項之初就為影片減少了20%的支出成本。

回到一個劇本創作的視野，馬雙覺得，《日掛中天》的故事與廣東高度契合——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這裏的大時代與小人物、流動感與煙火氣，正是影片所需的精神底色。「廣州的這種漂泊感是電影很需要的。特別是，一個普通人的困境，也需要有合適的城市空間、質感和城市美學，這會幫助演員迅速進入到那個人物狀態，獲得更好的完成度。」

因影片與廣東結緣，陳有方和馬雙在廣州成立了薄荷糖影業，成立後在廣東立項拍攝的首部作品登頂國際舞台，獲獎半個月後，來自廣東的獎勵款項及時到賬。「真金白銀，說到做到。」陳有方連連感嘆：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多級政府主動對接，創業初期甚至手把手指導審批流程，這份誠意裏有着廣東做事的速度與溫度，也是《日掛中天》能落地的關鍵。

辛芷蕾張頌文馮紹峰求突破

取景地也是立項地，這部電影從項目得以順利開機，搭建自己的片場。而這部小成本電影，能集齊辛芷蕾、張頌文、馮紹峰等實力派演員，讓馬雙心生諸多感慨：《日掛中天》找到辛芷蕾時，《繁

花》播出她熱度大漲，劇本、時尚品牌邀約都很多；張頌文也是《狂飆》之後演技有了大眾層面的共識；馮紹峰也願意求突破；幕後很多主創，例如美術指導翟韜前期都是自費赴廣州勘景。這部電影的製片成本和主創團隊其實完全不匹配。

作品與時代共振塑電影基石

影片公映在即，有聲音說，電影故事不佳，所以沒有拿到最佳影片獎，只跑出了最佳女演員獎。面對此類質疑，馬雙目光堅定說：「影片能入圍，首先離不開它的故事好。」在她看來，改革開放40多年，人跟時代的關係是所有影片的基礎。而在過去近十年，國際三大電影節的諸多獲獎影片，很多都是關於重逢的故事。

《日掛中天》也把重逢這件事情寫得特別具體和深邃。影片已經看過一百多遍，馬雙自己也會驚訝：「我為什麼還這麼能哭？」在她看來，這部影片不是一部單純的愛情故事片，更多是在講人和自己、人和其他人、人和時代的某種精神和道德困境，然後在這個困境裏普通人找到某種和解和救贖。

作品受到國際電影節的認可，當時走在紅毯上，中文主題曲環繞耳邊，讓馬雙有一種強烈的時代使命感：大家好奇《日掛中天》和它背後粵產地的故事，除了它是一部能夠走到大眾眼前的電影，也是一家初創企業「懂創作、善整合」的積極實踐，這也讓不斷培育中小影視企業的廣東更進一步，尋求成為連接資本、政策、創作的影視生產、製作樞紐，幫助更多中小成本電影解決落地難題，也為電影工業構建發展出廣東的影視資源流通生態。

《日掛中天》的獲獎，也在行業下行時有力勾起的社會熱望。「我們也正走在系統化且有方法論的電影生產行業道路上，不過接下來步子可以邁得更加從容和有力。」馬雙希望，更多年輕的電影人繼續做夢造夢。



●《日掛中天》主創亮相威尼斯影展。受訪者供圖

獲獎提振影人自信 馬雙：佳作撫慰人心

「接下來，我們朝着做一部最佳優秀影片而努力。」《日掛中天》的獲獎，讓中國創作者的表達能快速被海外看見且認可。同步，大家也意識到：電影作為一個娛樂產品，除了藝術的表達，也一定要提供好的娛樂性。

「《寄生蟲》拿到奧斯卡最佳影片時，當時我也非常激動。」馬雙坦言，接下來也要去拍這樣直抵人心的作品。製片人對一部電影的發掘，有時候也可以從一種情緒的探尋來開始。就好像現在的很多人，為什麼不快樂，或者說很難快樂。帶着這樣的思考，馬雙覺得，「作者電影更像是給大家的精神找一個家園。」她援引《年少日記》《破·地獄》這些香港近年冒出的口碑佳作。她也了解到，這些都是創作者在資金有限極端創作條件下推出的電影，但它們的的確確在撫慰人心。

「現在很多電影，讓大家覺得電影不好看了。」馬雙認為，關鍵在於多樣化的提供和選擇。例如，商業電影繼續做好大眾娛樂的表達，作者電影更需要對這個世界抱有一些理解和洞悉。

「做電影，不要有命題的東西。而是看看我們的土壤是如何支撐我們的？」作為出品人，陳有方認為除了給資金、給空間予創作者，他更希望大家給自己的想法，然後大膽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他也說，以前覺得票房好就是最大的獎勵，但藝術的獎勵現在看來是無窮的。「得獎真的會讓行業人士也更自信，會對來自本土的判斷、創造力、組織能力更加有信心。這是可以支撐行業走向更遠的。」作為年輕的電影投資者，他挺胸昂首，接受迎面走來的祝賀。



●馮紹峰演技自然內斂。網上圖片

產業狂飆交「學費」

探「製片人」中心制專業路徑

特稿

馬雙喜歡用一組數據來傳遞她對中國電影市場的信心：2007年，她畢業時，中國電影票房市場約為33億元（人民幣，下同）；2019年票房規模達到640億元，即使被說下行的今年，截至10月票房依舊超425億元。

「我們這一代中青年電影人，是成長在一個快速上行的行業時代。」馬雙記得，剛畢業時想去找一份跟電影相關的工作很難，身邊很多同學一畢業就處於失業狀態。但隨着產業的發展，中國電影市場的人才需求，一度不足以支撐產業發展。就好像大家有一段時間詬病，電影行業似乎都在賺熱錢。馬雙的理解是：我們的電影高速發展期，其實也是大規模的學費繳納期。

「以前經驗少，不知如何去控制成本。」馬雙話，很多年輕人的經驗、能力，甚至在行業裏的影響力都不足以支撐大家

去低成本完成一件高質量的事情，這是行業發展一度存在的絕對痛點。製片人如果沒有資本助力，沒有經歷過大體量的資金管理和學習，也很難馬上成為製片人。

即使入行十多年，參與過眾多製片工作，馬雙也說，廣州薄荷糖影業也在朝着「製片人」中心制的專業化路徑探索。「這種經驗也需要日積月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它的發展期，一定既有痛點又有需求。」馬雙對中國電影行業的信心依舊兩眼放光。

她自然而然也和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了一組故事：曾經籌拍《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時，前期採訪了30多位奧運冠軍。「我一直覺得中國運動員拿冠軍好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馬雙走到背後，看到他們的具體的付出，就知道了為什麼中國乒乓球可以做到世界第一。「我們都是笑着去，哭着出來的。」自此，馬雙對努力有了更確定的細分行動。

舞劇《武道》致敬李小龍

郭富城揮毫題字蒼勁有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適逢今年是一代武術宗師李小龍八十五周年誕辰及香港舞蹈團四十五周年，舞蹈團將於11月27日至12月7日期間上演舞劇《武道》——李小龍的有法與無限，並邀請了郭富城（Aaron）獻出親筆書法題字，傾力打造這齣糅合武術與舞蹈、多媒體舞台美學與爵士樂元素的跨界新作，探索「有法」與「無法」之間的流動。

節目為「國家藝術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劇和作品創作資助項目」，亦為2025「亞藝無疆」藝術節節目之一。李小龍女兒「李小龍基金會」主席李香凝（Shannon Lee）及其女兒Wren Keasler將專誠來港欣賞本舞劇首演。

Aaron分享創作理念時表示：「我在書寫『李小龍』前，隨筆寫下『拳』和『道』兩個字，進而聯想到『截拳

道』與李小龍的關係。我特別用了兩種毛筆來寫，希望透過不同的筆法，融合出另一種書法的風格。」Aaron所寫的「李小龍」氣勢磅礴，形態如李小龍的標誌性站格姿勢，連周杰倫也轉發，大讚「好有力量」。

Aaron認為，舞蹈和書法可融會貫通：「我希望我的書法每一筆畫都如躍動於紙上，達至『歌畫交匯，字舞相隨』的境界。」他認為，「武道」與「舞蹈」皆蘊含「有法」與「無限」的哲思，二者皆以肢體表達無限可能。他十分欣賞香港舞蹈團的創意與膽識，並期待舞者將他的書法字透過視覺特效拆解，與舞蹈動作交融呈現。Aaron笑言：「任何藝術創作皆有法亦無限。我也喜歡看舞劇、音樂劇，若有合適題材且時間允許，也可以考慮參與香港舞蹈團的演出。」



●郭富城為《武道》題字。主辦方供圖



●舞劇《武道》演繹李小龍的有法與無限。主辦方供圖